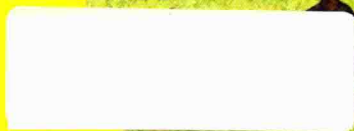


关熙潮 等著



You warm up
like a fine day

你暖起来 就像好天气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关熙潮 等著



You warm up
like a fine day

你暖起来 就像好天气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暖起来就像好天气 / 关熙潮等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594-0989-8

I. ①你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8497号

书 名 你暖起来就像好天气

作 者 关熙潮等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吴小波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吴小波 周 晶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16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,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989-8

定 价 36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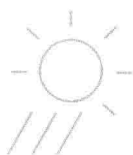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1

暖，是冬夜里的火

关熙潮	《谢谢你，我的海浪爱人》	/002
酸菜仙儿	《我不是故意嫁给一只猫的》	/015
孟祥宁	《表哥的两次爱情》	/026
筱曼	《战场上的金发少年》	/034
澈言	《寻找名字的人》	/041

Chapter 2

暖，是青春里的风



北西	《好爱情，值得等》	/056
夏柒月	《豆蔻年华的时光机》	/066
陈家伟	《再见，那个让我奋不顾身的姑娘》	/074
呈禧	《他喜欢耳朵好看的人》	/085
朱泽玮	《她的爱情告白》	/094

Chapter 3

暖，是你眼中的光亮

梁湘	《你是我永远的少年》	/107
画眉	《如何交到一个终生不渝的朋友》	/122
禾木	《少年卡夫卡》	/130
刘颖邱	《一封永不完结的信》	/138
苏时	《我冲过去抱住你，就像抱住了全世界》	/15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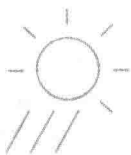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4

暖，是爱炙热的相拥

子衿	《最佳周末情侣》	/161
小P总	《总有一天，我们不再分离》	/174
夏天天	《我能想到的，最温暖的爱情》	/181
三九天	《马先生，谢谢你温柔了我的人生》	/193
王春晖	《我是你即将到来的日子》	/205

Chapter 5

暖，是灯照亮了回家的路



青青	《如果你要走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》	/215
江罗	《纵使一别两宽，也愿你无我也安》	/222
木积深	《你是我心中的一道光》	/230
秦东杰	《斯人若彩虹，遇见方知有》	/238

Chapter 6

暖，是流浪时有你的归途

冷馨	《带着婚纱去旅行，我在四季里踽踽独行》	/247
马修	《阿里布的归途》	/257
温凯尔	《温泉》	/272
流沙宗主	《我带着她的头发四处流浪》	/287



Chapter 1

暖，是冬夜里的火



谢谢你，我的海浪爱人

文 / 关熙潮



You warm up
like a fine day



本文完成于初春的内蒙古，在悬殊的温差中构思成形。

什么是暖？暖的故事未必都能够皆大欢喜，
也可能是寒冬的火，暗夜的光。

它是无论任何时代，都给人以希望的爱。

【阿晚】

我叫阿晚，二十五岁，女。父母离世后，我背井离乡，到北方最大的老年疗养院工作。没人再叫我“阿晚”，他们都叫我“小晚”。

二〇四五年九月一日，是我上班的第一天。我们这批新员工被统一安排 in 会议室接受培训。前面是个投影大屏，忽明忽暗地切换着图片。一位不知从哪里请来的秃顶教授，正在唾沫四溅地讲解着基本常识。

“跟几十年前不一样，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以延长到一百二十岁，但，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疾病中度过的。由于化学污染、饮食结构、行为习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疾病的种类也在逐年递增，比如这张图。”

耳边传来作呕的吞咽声。大屏上展示的是一个人的胸片，上面布满了上百个均匀的、黄豆般大小的黑洞。

“变异了，胸腔结构重组，皮肤细孔透过肋骨跟肺叶连接起来。新增的通道虽然能够辅助呼吸，但也带来更高的感染风险。目前全世界这样的案例有百余个，大都在九十岁后出现了并发症。还有这张。”

眼前出现一坨巨大的肉瘤，仔细一看才知道是人头。凹凹凸凸血丝密布，像是随时要炸裂开似的。五官全被挤在下颚的位置，跟脖子连在一块儿。

“他的脑组织一直在增生，脑电波异常，人格和行为习惯会有周期性变化。还有这张……”

我周围又是一阵议论声。他们不知道，我曾看过更可怕的——我至今都无法忘记我妈妈临走前的样子，就像捆烂掉的木柴，黑乎乎皱巴巴的四肢拧在一起，关节处顶破皮肤，连骨头都是黑的。她是活生生看着

自己一寸一寸变成尸体的。

我想，这就是我来疗养院工作的原因。我注定无法逃脱家人离世的阴影，那就干脆沉进去。唯有变相的自虐，才能救赎我自己。

“小晚，你没事吧？”旁边同事碰了碰我。

我这才察觉，脸颊已经是湿漉漉的了。

“现在的疾病种类远超于我们的认知。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年人，我们没有治愈的责任和能力，能做的只有了解、接纳、善待。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我们异口同声。

实际上，这工作比我想象的艰难。表面上看，这儿的老人们都过着天堂般的日子。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，选择可口的饭菜；他们有周末联欢，也安排集体出游。载歌载舞中，你误以为岁月静好。可指不定哪一天，哪位就不在了。房间打扫干净，喷洒消毒液，拉开窗帘等新客入住，上一个生命从此了无痕迹。他们的家人只出现两次——送进来和抬出去的时候。

许多同事未过实习期就主动辞职了，他们并非厌倦擦澡喂药的护理，而是害怕目睹老人们的病变，每每洗澡接尿都触目惊心。这会让他们为自己的晚年焦虑，怀疑人生的意义，从而陷入抑郁。一个月后，我成了同批次实习生里硕果仅存的员工。也好，我从没指望能在这里交到朋友。

直到那天，一个叫安言的男人来了。

【安言】

我们的疗养院里没有房间号，每个屋子都挂着临时定做的门牌，比

如“老王的家”“老李的家”。这样会让老人们觉得亲切。

有一间屋子很特别，门牌是“小灰的家”。里面住着的是一位灰色皮肤的老奶奶，她用“小灰”这个名号应该是用来自嘲的。她跟我妈妈患的是同一种病，总有一天“小灰”会变成“小黑”的。她倒是很乐观，笑的时候身体动不了，脖子就拼尽全力地伸缩摇晃。

给她换完药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敲门进来了。他个子很高，鬓角和眉毛都很浓密，头发有点乱。

“我叫安言，负责灰奶奶的出行，还有你干不动的体力活儿。”他嗓子沙沙的，音调没有起伏。我礼貌地点下头，他却忽然笑起来，唇峰和嘴角一起上扬，就像个顽劣的孩子。我不置可否地再点下头，他笑得更放肆了。

“你不会笑哦。”他乐哈哈地说。

我没理会，转身给灰奶奶盖好被子。灰奶奶也在笑，她说她喜欢“灰奶奶”这个称呼。

这就是我和安言的第一次见面。以后的相处模式基本就是这样，他没话找话地嘲弄我，我爱答不理地装聋子。在我看来，他绝对是熬不过一个月就会撤退的逃兵。谁成想，他竟然面不改色地挺到了第二个月。

灰奶奶的肤色更深了，脖子也动不了了。

“小晚啊，钥匙在我褥子底下，你帮我开开柜子。”灰奶奶说。

我伸手去摸，她又说“不用了”。

每间房都有柜子，空间很大。老人们带来的东西很少，基本就是换洗的衣服，一个抽屉就能塞下。这是他们生命里的最后财产，以前收集的乐器、书籍、酒水摆件，家人们都觉得没必要折腾过来。

“我其实是想出去转悠转悠，都很长时间没见过太阳了。甭换衣服了，这么出去吧。”

我把安言叫过来，他熟练地把灰奶奶抱到轮椅上，推着出门了。

一直到天黑，他们都没有回来。我隐隐感觉不对，安言的电话也打不通。一直到深夜，同事才带灰奶奶回来了。她胳膊缠着纱布，轮椅也变形了。

“安言是废物吗？”我气急败坏地问。

灰奶奶嚎啕大哭起来，说她对不起安言。泪珠顺着脸上的黑色褶皱，迂迂回回地往下淌着。

“我经过我结婚时候住的老房子时，就想去看看。趁他给我买水的功夫，我就自个儿推轮椅过去了，差点给车撞了。这孩子就跑过来救我，自己碰着了。我只是摔伤，没大事儿。小晚啊，快去瞅瞅他吧！”

我赶到医院，见安言清醒着。他脸上有擦伤，右腿上也打了石膏。见到我，他又哈哈地笑起来。

“我还以为你死了，起码得锯条腿呢。”我说。

“你终于跟我说话喽！”他挤眉弄眼。

“贱。”我狠狠地剜他一眼。

【回忆】

我和安言都晋升为正式员工了。不久后，灰奶奶病入膏肓。我抗拒见灰奶奶，怕会联想到妈妈。安言似乎懂我，尽可能帮我多干点活儿。

某天，安言对我说，灰奶奶不行了，一起陪陪她吧。

灰奶奶像一捆烂掉的木柴，堆在床上。她嘴巴张得老大，气息奄奄

地念叨着“柜子”。

我从她褥子底下摸出钥匙，开了柜子。里面有个布口袋，解开绳，是零散的首饰，还有本相册。

“我要戴上。”灰奶奶说。

乌漆的皮肤，衬得珠宝更加夺目。她戴着戒指的左手，在相册封面上缓缓摩挲。我帮她翻开第一页，是张结婚照。年轻时的灰奶奶水灵极了，旁边的男人个子娇小，笑得牙床外翻。

“我的名字叫小菲啊，你个南方来的大舌头，临死之前也不改口啊，就叫我小灰。小……灰……哈哈……”

灰奶奶叹息了一声，脑袋慢慢侧了过去，永远地睡下了。

安言说，灰奶奶很幸福，她在乎的人永远住在心里。爱人唤她的名字，就是她的名字。

我只是不停地哭着，从疗养院哭到酒馆。我跟安言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妈妈也是这样走的，她走之前，也很想念我的爸爸。

“能有个一直记挂的人就够了。活多长，怎么死，都无所谓了。”安言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家养了条狗，它也就能活十多年。它能付出情感的时间太短，所以用尽了全部生命。”

我继续哭，全然不管他说了些什么。

“要不要去我家看看狗？”

“你少打我坏主意。”我抽噎着说，然后跟他去了他家。

门锁刚开，一只黄色串串狗就从卧室飞奔过来，站起来有半人高，脖子上有圈红毛。

“这狗狗哪儿来的？”

“去年捡的，没人要，在路边找食吃，好可怜。”

狗狗扒着我的裤腿，呜呜地撒着娇。

“它一般不跟生人亲近的哦，奇怪。”

我就势蹲下来，摸着它后颈的毛发。

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。

“跳跳。”安言回答。

“真难听。”我用力搜索记忆，“我认得它。”

【暗涌】

二〇四一年，就是四年前，我的爸爸去世，妈妈也被诊断出患了绝症。她曾无数次想从楼顶天台跳下，都被我制止住。我嗓子喊哑了，膝盖跪破了，我哭叫着说，你走了剩我一个人怎么办？后来我想，也许我最应该走。反正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孤儿，不如早早了结，也让我妈妈没有羁绊。

我爬上天台，看到一个七八岁左右的小男孩。他就站在边沿上，再往前跨一步就是深渊。有条小狗在他身后汪汪地叫，脖子上有圈罕见的红毛。

“后来呢？”安言问。

“我劝住了他。我也不知道这孩子经历了什么，反正劝完他，我也不想死了。那条小狗跟着他一起走了，因为他曾经施舍过它一块肉骨头。”

安言摸着跳跳的头：“可惜啊，那男孩还是把它弄丢了。不过好巧，阿晚，你跟它的新主人认识了。”

“阿晚？哈，很久没人叫我阿晚了。”我第一次对安言笑。

当晚，我们什么也没发生，只是一直聊天。不久后的某个晚上，他借着酒劲把我按倒在床上，又松开了。

我问他，怎么了。他说怕我后悔，我说，不会。

安言的身体坚硬而灼热，似乎要把我一同引燃。他一直盯着我，睫毛上挂着汗珠，跟着瞳孔一起在闪烁。安言，安言，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快乐。你那么充满生命力，在我这一潭死水般的生命里，种下了飘摇的水藻。

此后，我们共事半年，迎来了二十三位老人，又一同送走了八位。我发现，他的记忆力简直超常，每个老人的档案就像印在他脑子里似的，过目不忘。共餐的时候，翻一遍菜单他就能记住所有的菜品、价码。他说自己是天才少年，从小就跳级的那种。可是，一个天赋异禀的高才生，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工作呢？他笑而不答。

我一度觉得自己在做梦。我为什么会遇见他，他为什么会喜欢我？这一切太顺理成章了，就像个骗局一样。

“如果有一天，我忽然消失了，你会怎样？”安言不停地刮胡子，清晨的太阳勾画出他侧面的轮廓。眼窝凹陷，下巴扬起，硬朗许多，也憔悴许多。

我从床上坐起身，以为他会露出一贯的笑，说是在逗我。可他没有，剃须刀的马达声尴尬地持续着。

二〇四六年春节过后，他真的消失了。我去找他，只有跳跳蹲守在门口。

“阿晚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请你相信，我不是在捉弄你的感情，但我真不能陪你了。你千万不要等我，也别问为什么。我的手机会一直畅

通，快乐不快乐的时候都告诉我，千万别拉黑。我积蓄不多，所有存款会打到你账户里，希望你日子过得更宽裕些。”

你相信吗？我连一滴泪都没有流。过去的遭遇，让我很难付出全部的信任。安言走了也好，免得我再患得患失，战战兢兢。

跳跳，以后，你陪我吧。

【疑团】

我到三十二岁才结婚。婚纱照第一个发给安言，他祝福了我，还说，可惜旁边不是他。

我问他过得怎样，他说除了想我一切都好。我问他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面，他说但愿。

以前灰奶奶住的房间，搬进了一个姓齐的老爷爷。老齐总是笑眯眯地问我问题，比如为什么我叫“阿晚”。我说，我是南方人，到了北方，人们不喜欢“阿”来“阿”去的。后来有个同事叫我阿晚，其他人也就叫开了。

然后，老齐笑咪咪地点头，皱纹比五官深刻得多。他是老人中最有福气的那种，没怪病，可以正常地寿终正寝。他的安详离去，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，应该是个温暖的收尾。

“阿晚呐，你觉不觉得，我老得太快。昨天还能下床来着，今天就僵了。”他摇头喟叹。

“过两天就好了。您是这里最硬朗的老人了。”我安慰道。

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没过几天，他就只能靠轮椅行动了。我知道，我又要为一个老人的离世做好心理准备了。老齐的脑筋越来越糊涂，经

常会自言自语，呜呜呀呀的。

他说，他有时觉得还没活够，有时又觉得太过漫长。时至盛夏，疗养院又要办诗会，我决定推着老齐去参加。毕竟，这该是他最后一次跟人群共处了。

“安言，我打算辞职。把灰奶奶的房间里的新客人送走后，我就不干了。”那天，我跟安言发短讯。

“阿晚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还有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我没有回复他。我以为我不会流泪。

诗会如期举办，轮椅上的老齐每隔半分钟就会歪着脑袋打吨，口水直接流在围嘴上。隔壁房的老人喜欢狗，我就把跳跳带到大院里，叫同事牵着。

跳跳老了，平时没精打采，这天却反常地烦躁，一直呜呜地叫，遍地乱嗅。人刚聚齐，它就挣脱同事手里的牵绳，虎着劲儿朝我跑过来。我厉声喝止，没成想跳跳直接蹦到老齐怀里，一通乱蹬。老齐迷迷糊糊地醒来，慌乱中栽歪在地上，哎哟了一声。我意识到闯了大祸，赶紧勒住跳跳。乱吠声、惊叫声里，老齐被同事们扛走了。

老齐的右腿裤管上翻，露出一道宽宽的，形状古怪的疤痕。

“阿晚，你发什么呆呢！”

是啊，我发什么呆呢？我有点懵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跳跳焦躁地看着我，尾巴摇个不停。我捡起老齐掉在地上的钥匙，悄悄藏在裤兜里。

跳跳，我记得安言说，你不跟陌生人亲近的。

反锁房门，打开老齐的柜子。里面尽是一些衣物。风衣，T恤，牛仔裤。面料、色彩、款式，都是安言的，我不会记错。他的每副装扮我都记得，

那让我每次想他的画面都变得清晰，我怎么可能记错？

安言，你在吗？

我手指不听使唤地打字，每发一条消息过去，都如同石沉大海。

安言，你在哪？告诉我。

【老齐】

医生说，摔倒本身无碍。但老齐的器官在迅速衰老，支撑不了多久了。

“这是罕见的速衰症，生老病死的速度比常人快了好几倍，就像是快放的电影一样。按年份计算，他应该只有十五岁。”

我隔着玻璃窗，望向老齐的脸，那是张根本看不清面目的苍老的脸。我听着医生的阐释，思维在往事中流动停顿。

“那么，有没有可能因为生命速度……太快，其他功能，比如年轻状态、记忆力，会出奇得好？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

“会的。如果常人的生命是河流，他们的就是海浪，爆发力更强，也消退得更快。”

老齐的随身衣裤都在外面存放，还有一部手机。按亮屏幕，全是消息提醒的通知。每条都来自“阿晚”。

老齐就是安言。他腿上的疤痕，就是跟灰奶奶出门那次落下的。

手机没设置锁屏，点开就能进到里面。相册里除了我们的合影，还有我的照片。往前翻着翻着，我惊呆了。进疗养院上班之前的照片，他居然也有！高铁站北上，旅馆歇脚，街头早餐，上百张的尾随偷拍。